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個問題的解決，開始於人的好奇心，所以發問，結束於找到答案，自我滿足。

一篇論文的完成，也是開始於發問，提出值得探究的研究目的，結束於找到適宜的詮釋方式，解決問題，然而滿足自己之外，也要能說服他人。

所以，所謂的研究也許就是「提出問題 -- 回答問題」，或者更精確點，研究應該是那嘗試回答問題的「過程」；這個過程往往需要一連串經過設計的步驟而非憑著一股勇氣與熱誠即可貿然進行，「研究方法」的擬定與實施就是「過程」的實踐。

第一章已說明研究的發問與目的，第二章提出詮釋田野、回答問題的理論架構，本章則說明如何回答問題的「過程」，包括第一節研究方法的選擇，說明研究者為什麼選擇個案及質性研究方法；第二節呈現研究者如何進行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及資料的驗證；第三節是紀錄研究進行中，研究者對於田野調查經驗的省思。

3.1 研究方法的選擇

從發問的開始，似乎就決定了研究該怎麼進行.....。魚池鄉從日治時代開始就是台灣大葉種紅茶的主要生產地，後來雖然經歷一段時間的消沈，但 921 地震後災區重建的過程，除了硬體建設外同時也希望重振農村經濟，因此一度被遺忘的魚池紅茶被居民「撿」回來，重新再發展；關於魚池紅茶的故事從日治時代開始慢慢演變、鋪陳，到現在還在持續發展中，但是除了魚池在地人外，似乎還沒有多少人知道、聽過這個故事，所以研究的目的是希望瞭解出魚池紅茶的起起落落，為什麼它可以在消失二、三十年後「再現」？紅茶的再發展跟魚池鄉又有什麼關係？

研究的目的是欲獲得的是瞭解一個地區特定產業的發展「過程」以及產業與地方的關聯，所以研究者需要的是與地方上的人進行比較仔細而深入的對話，從對談中瞭解產業的歷史、生產流程、提供地方什麼樣的就業機會或者需要什麼樣的地方資源.....等概念，所以選擇以

個案研究的方式，利用質性研究的方法蒐集、分析資料。

3.1.1 個案研究

根據 Yin (2001) 的觀點，當研究對象屬於當時正在發生的事件而研究者對於此事件也沒有太多的操縱能力，則可以採取「調查研究法、檔案記錄分析法或個案研究」.....等研究策略，但視研究發問方式的差異又可再細分適用的研究策略。若欲瞭解「魚池鄉目前主要產業是什麼？有多少人在生產紅茶？生產面積、產量及銷售狀況.....等」此類問題，則可以調查研究或檔案記錄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但研究發問若為「為什麼社區營造可以形成集體行動？為什麼發展紅茶產業？紅茶產業如何帶動地方發展？.....」等解釋型問題，則需透過個案研究的觀察、訪談.....等技巧去追溯一段時間的「過程」，才得以獲得較足夠、深入的資訊。依本研究之核心發問「為什麼紅茶產業得以透過社區營造再生？再生的產業對地方內部產生什麼影響？地方如何因應、調節？.....等」，且魚池地區的社區總體營造及紅茶產業的發展仍持續進行中，故選定以觀察、訪談等方式進行個案研究。

3.1.2 個案研究的「質性證據」

社會科學研究的爭議之一常圍繞著研究過程中資料的取得、分析究竟該採用質性或量化的方法，才是「科學」？才有信度、效度？但，事實上兩者非二元論般的絕對對立、排斥，量化研究亦常以質性訪談、觀察所得資料作為驗證工具，而質性研究亦會以統計數據作為分析對象。所以必須進一步探討的是，表面的爭議下隱含著實質上根本哲學信仰的差異：量化研究來自實證主義的觀點，認為世上存有客觀的「真實」，而這個真實獨立於研究者而存在，即使是不同的研究者只要透過一定的方法和工具都可以對研究現象獲得相同的認識；後實證主義、批判理論及建構主義的觀點下，則較可能選擇質化的研究方法，三者對於「真實」存在與否看法雖不盡相同，但皆認為「事實」存在於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參與的過程中，所以透過質性的訪談、參與等研究方法才能從雙方動態的互動、對話中理清事實（陳向明，2002）。其中建構主義的觀點認為世界根本沒有所謂真實的存在，只

有人為建構的「事實」，而事實是「多元」的，隨不同的主體互動而有不同的面貌；所以對於研究現象的解構、再建構來自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及研究情境間的交互作用，正如 Goodman 所言「人們看待事物的方式決定了他們所看到事物的性質」（陳向明，2002：22）。

建構主義者承認多元的存在，尊重研究者主體性的差異，認為隨個別研究者知識背景、興趣、能力甚至社會、經濟地位……等的不同，即使在同一研究地區對相同現象、被研究者仍會產生不同的互動、研究結果；相較於此，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把異質世界均質化，追求「一致、代表性」，研究者失去個人詮釋空間亦無法呈現個案研究的個案特殊之處，就以社區營造動員居民產生集體行動例子而言，成功動員的原因或許是因為血緣聚落或者是社區內有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又可能是居民有共同利益目標……等各種可能性而提高社區居民的向心力，量化研究下可以找出各種影響成功動員的因素所佔的比重，但更為深入的關於這些因素透過什麼樣的過程、心理因素如何去動員地方居民？那是需要透過質性研究的深入訪談法，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較為細緻、深入的對話才能獲得的資訊。

本研究的目的為針對魚池地區瞭解社區營造及紅茶產業之發展「過程」，解釋衝突、問題的因果關係，而非找出影響社區或產業發展的自變項、應變項，做量化的相關分析，獲得結論說明台灣各地社造或者全球紅茶產業發展的通則，所以選擇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

3.1.3 為什麼是魚池紅茶？

研究的起源是對於台灣農村一點點的關懷，鄉村成長的經驗與城市中求學的經歷是截然不同的對比，即使再無感於日常生活的人亦能體會城市的便利與鄉村的匱乏，很多時候不免質疑為什麼鄉村是被國家、社會甚至在地人口選擇犧牲的那一塊？難道農村就一定只能符合「落後、老化……」的意像？沒有一點留下青年學子，吸引回鄉人潮的資源條件嗎？思考國家面對農村問題時的政策，傳統產業的創新似乎是政府與民間共同的方向，所以檢視當下台灣的農村發展，會發現一年 365 天，全台灣 319 個鄉鎮有過多的「節」與「季（祭）」，每個地方都有特色產品，每個鄉鎮都有「有文化」的傳統產業，但真的

是如此嗎？那麼為什麼有的「節」可以每年吸引上萬人潮，有的卻是「一年季」，第二年就沒有下文？究竟什麼樣的傳統產業有再造的資格？選擇的機制、過程是什麼？又如何賦予傳統產業新生？再出發的產業又真的能讓鄉村起死回生？

魚池鄉的紅茶是日治時代殖民政府滿足帝國需求下刻意扶持的產業，持續到光復後成了養活魚池人的生計來源，直到後來紅茶外銷市場不再，才轉作檳榔等經濟作物，歷史的淵源讓地方居民在 921 地震的災後重建過程中選擇紅茶做為振興地方經濟的重要產業，所以紅茶產業的再發展是魚池鄉的「傳統產業再造」；魚池鄉因為得天獨厚的氣候與土質條件，在日治時代被選為紅茶產業的推廣重鎮，是全台灣最適合種植大葉種阿薩姆茶樹的地方，所以紅茶是「魚池鄉的」地方特色產業，魚池鄉是台灣紅茶的故鄉；旅遊市場上「紅茶體驗營」、「紅茶文化之旅」的推出，代表產業與地方觀光旅遊的結合，外地人來到魚池不再只能到日月潭、九族文化村走走，也可以品茗、親手製作紅茶、吃紅茶餐……，所以紅茶產業發展似乎逐漸帶動產品本身以外的地方經濟活動。

所以「魚池紅茶風華再現」是一個進行中的故事，講的是地方傳統產業再造與鄉村發展的動態關聯，正滿足了研究者最初的發問……。

3.2 蒐集資料的過程

本研究主要透過質性研究常用的訪談、觀察與實物分析三種方式蒐集資料，訪談與觀察以進入田野現場方式進行；實物，包含所有與研究問題相關的文字、圖片、音像、物品（陳向明，2002：349），則以報章雜誌、期刊論文、網路資訊的蒐集方式為主。

3.2.1 進入田野

人也總是如此，在「不得不」的時候，什麼都會了！！在「開始」之後，也就知道想像總是可怕的！！現在，進入研究區的路途依舊遙遠，沿路的砂石車總讓我搞的灰頭土臉，滿身疲憊，但我也漸漸學會享受山大王的滋味，陰涼的天氣，高高低低的時速錶，蜿蜒曲折的山路有種操之在我的自在感！！做田調，依舊有壓力，但越來越有與陌生人攀談的勇氣，所謂「問話的技巧」慢慢磨，慢慢練，總有出師的時候吧！！

記於 2006.08.22

這是田野調查已經進入中期時的一小段田野日誌，反應出心境的轉變，起初偏僻山區遙遠辛苦的路程，面對陌生人的恐懼都是初入田野時的心理障礙，但是隨著經驗的累積，漫漫長路變成風景，出田野也可以是一種享受，鄉下人家的善意消除了面對陌生人的緊張、不安，漸漸地學會自在相處；在學術的殿堂外，田野是享受、學習人生的機會……。

3.2.2 資料的蒐集

深入訪談

最初，進入田野以為這是一個「產業」的故事，卻在一次、兩次的訪談後，隱隱約約發現產業現況的背後其實有更多關於「人」的故事；人與人、社區與社區、公與私之間的合作與衝突，產業再造原來與地震災後的社區總體營造密切相關……，於是，有所懷疑，瞭解這些地方派系、利益糾葛、資源爭奪……是心中想像「有意義的研究」嗎？加上偏遠的田野之路與克難的交通，所以，有些怯步了，後來，

看了點書，與老師、同儕的討論，想法有所轉變；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觀看角度，對於田野的現象也有多種的詮釋方法，重點是找到合理又有趣的詮釋路徑。

重新調整腳步後，循線追蹤，從紅茶生產者找到當初協助進行產業再造的社造員，以社造員為中心，向外撒網捕魚般篩選出當時主要參與社區營造的各方行動者進行訪談；而原本產業的故事，在一次的網路搜尋中幸運地找到台新金控在 2004 年舉辦的「發現阿薩姆」紅茶認養活動，所以按圖索驥找到了與台新金控合作的茶農，再由茶農找到產銷班……，透過滾雪球的方式拼拼湊湊找出故事中的主角。

因此，從 2006 年 1 月到 2007 年 2 月，一年的時間內逐次進入田野追蹤不同卻又彼此相牽連的故事內容，希望拼湊出產業再造及社區總體營造兩集體行動從開始到當下的「過程」；在產業的部分，訪談的對象包含：茶農、老茶廠、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鄉公所、地方農會以及社造員，訪談的內容除了探究產業復甦的過程外，尤其著重於瞭解目前的生產、銷售模式及公、私部門間的合作關係，關於災後的社區營造則試圖釐清澀水及山楂腳兩社區間的合作與衝突以及兩社區社造模式的差異，所以挑選大雁村澀水、山楂腳的社區居民、社造員以及雲科大工設系老師為訪談對象。（訪談名單參見附錄一）

每一次的田野訪談之前先以強度抽樣方式選定受訪對象，即抽取具有較高資訊密度和強度的個案進行訪談（陳向明，2002：143），以對田野現象獲得較完整而詳細的瞭解；訪談時針對各別受訪者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訪談題綱的擬定包含問題、預設答案、相關概念、對話理論……等幾部分。雖然初進田野時對於眼睛所看、耳朵所聞的一切現象感到空白與無知，但隨著田野經驗的增加，閱讀經驗的累積，逐漸帶著可能的理論去觀察、解釋田野，所以訪談題綱的設計亦逐漸結合相關的概念、理論，並預設受訪者可能的回答，檢視預設答案與受訪者實際回應間的落差以釐清對於田野現象的掌握同時瞭解訪談題綱設計的有效程度。

參與觀察

為了瞭解由鄉公所舉辦的紅茶文化季進行過程中，文化季的活動

內容，現場活動的運作狀況、消費者、觀光客的回應與觀感以及希望透過與現場觀光客的隨機對話初步瞭解魚池紅茶推廣的概況，所以在2006年10月份魚池鄉公所舉辦的第四屆台灣魚池紅茶文化季時進行參與觀察，同時兼具研究者、消費者、觀光客、訪談者……等的身份，帶著理論的視角，眼觀、耳聞以及對談以獲取所需的資訊，並即時記錄當下的對談以及以研究者身份所觀察到的現象與心得、感想。

實物蒐集

文字、影音、照片等實物的蒐集是彌補以訪談與觀察等方法所無法獲得的資訊，所以透過史料、官方政策的分析以及當下社會輿論、新聞媒體對魚池紅產業復甦的論述等資料的蒐集，希望可以更完整的瞭解魚池的紅茶產業與地方發展的關聯；主要包括下列三種資料來源：

- 歷史文獻：

礙於日治時代對於紅茶產業發展的專書、文獻記載不多，所以由各種關於台灣茶產業的發展史、日本殖民台灣的史料以及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的演變沿革等資料中拼湊出日治時代對於紅茶產業的治理模式及產銷概況。

- 報刊雜誌：

魚池紅茶產業的復甦雖然不過短短五、六年的時間，但因為是災區的產業再造且配合文建會一鄉一特色的政策，因此報章雜誌的報導逐漸累積，敘述的焦點著重於產業的歷史興衰、產業復甦背後的社區故事以及高品質、高價位的魚池紅茶；搜索近五年平面報章、一般雜誌及網路資料庫發現有故事、有文化的產業、澀水的家屋重建、生態景觀，加上精緻高級的紅茶成了媒體論述的重點。

- 網路資訊：

許多官方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理念、澀水及山楂腳的重建記實、紅茶及相關附加產品的網路通路、以及網路新聞的相關報導是透過網路平台的搜尋以獲得資訊。

三種蒐集資料的方法是同時並進的過程，配合訪談與觀察的收

穫，適時調整實物資料的搜尋面向，也從實物資料的發現，再組織、架構訪談與觀察的焦點。

3.2.3 資料分析

訪談進行中為了提高效率且怕有所遺漏，所以會以錄音的方式記錄對話內容。所以資料分析的第一步是把訪談錄音檔以逐字稿的方式轉化為文字，第二步則是將逐字稿、觀察記錄及文件資料三者種資料別進行分析、譯碼的工作，經由反覆閱讀文字資料，歸納出受訪者使用頻率較高的詞彙、短句，並從上下文的情境脈絡中判斷其意義，再從整體對話內容拼湊出受訪者欲呈現的故事內容、主要事件以及事件間的關係，對照高頻率的語詞與故事情境，試著解構出其中的概念。

資料的分析與資料的蒐集是同時並進相互影響的過程，從分析中抽離出來的概念與問題是下一次田野調查的焦點，田野的收穫則需要再進一步的分析，隨著文獻的閱讀增加後，理論的視角亦逐漸加入田調與分析的過程，如此反覆往返於田野與學術間，透過辯證的過程釐清研究發問。

3.2.4 田野與理論的對話

我以為，田野與理論的對話是持續動態來回辯證的過程，直到論文寫完的那一天，才是真正劃下句點。

對於田野現象的詮釋，原本試圖以行動者網絡理論建構出產業發展及社區營造兩網絡的動態連結過程，分析行動者間的合作及抵抗，輔以社會資本的概念解釋網絡的穩定性，在後結構地理學的脈絡下產業及社造的網絡讓魚池鄉充滿多元的空間特性，然而隨著田野資料的累積，文獻閱讀的增加，似乎有新的理論更能詮釋複雜的田野現象.....，所以，原有的文獻慢慢被封存、隱藏在某個資料夾中久久未曾被打開，研究的概念框架（**frame work**），在一頭熱下變形.....。

英國學者 **Marsden** 的鄉村發展理論強調鄉村資源的商品化與地方內部相互調節，相較於行動者網絡理論更能解釋農村「為什麼」要產業再造？「為什麼」政府要推行社區營造？產業再造與社區營造兩集體行動又對鄉村原有的結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鄉村發展理論超越

行動者網絡理論「分析網絡轉譯過程」的功用，更進一步地「解釋」行動者為什麼形成合作網絡以及網絡轉譯對地方的影響；傳統理論則指出生活在社會環境中的人在遇到新、舊衝突時會選擇屈服在傳統之下以自保，似乎又較社會資本更能解釋新的社區營造資源分配模式，為什麼在進入傳統鄉村時會遭遇抵抗。所以，分析的焦點逐漸由行動者網絡理論轉移到鄉村發展的概念上，傳統理論取代社會資本的概念。

直到真正開始動筆寫論文，試著提出分析架構時才發覺，行動者網絡理論從行動者連結成網絡的概念其實是最好述說故事的邏輯，社會資本與傳統理論其實可以相互解釋，越是有傳統的地方，社會資本越豐厚；所以找回行動者網絡理論及社會資本，結合鄉村發展、傳統理論分析田野發現，概念框架其實是逐漸擴增與充實的過程。

3.2.5 資料的驗證

訪談、觀察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互動的主觀建構，報章雜誌、網路文字則是編輯者有意識的選擇創作，因此，即使研究者自身亦不免質疑資料的真實性、可靠與否，是否只是個人片面、主觀的判斷？因此，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透過「三角檢驗法」的交叉比對，以提高資料效度，除了互相驗證訪談、觀察以及文件資料三者相對應的內容外，亦透過重複詢問、觀察不同的受訪者同一事件以釐清最近真相的事實，例如，訪談澀水以及山楂腳社區之間衝突的始末時，兩社區居民在自我保護的立場下會選擇性地回答各自認為卻互相矛盾的事實，所以除了重複訪談社區居民外亦向當時的社造員及其他輔導單位等第三者求證，盡量找出客觀、中立的事實。

3.3 研究倫理

每一次，台北－南投，南投－台北的往返過程，心中總是兩種不同的感受，南下時帶著點壓力，因為路程遙遠，也因為「期待獲得什麼」；回程北上，雖然壓力小了點，卻是另一種無奈，一種「被期待做些什麼」……。

3.3.1 我是誰？

第一次進田野時，沒有刻意準備，只是抱著看看、走走的心情，所以沒有事先聯繫就來到了研究區，但因為途中遇到好心人的帶領、介紹，順水推舟下也就來到當地一位茶農家，進行了第一次的訪談；這一次的訪談是意外，匆促間沒有多加思考，選擇了「做報告的大學生」身份。回台北的路上，罪惡感來襲，開始思索「這算欺騙嗎？大學生跟研究生有差嗎？如果說清楚目的，會獲得比較多還是比較少的資訊？會不會因為小小的謊言造成什麼影響？」

爾後田調的過程中，有時仍會有類似的疑問，究竟是否要坦白告知研究者的身份，或者偽裝成消費者、觀光客可以聽到不同的答案？但，隨著進入田野次數的增加，發現坦白與誠實反而獲得比較真正而深入的回答，因為大多數的茶農、社區居民是真誠而熱情的，只要他知道就會願意說，除非，碰觸到一些「不該問」的事情……。

3.3.2 尊重與保密原則

訪談的經驗中，其實有多次面對「不該問」事情的經驗，因為災後社區營造的過程中，澀水與山楂腳社區兩社區的居民對於資源分配的合理性有不同看法，所以造成社區間的衝突，這是研究中欲瞭解的焦點之一；但，對於社區居民而言，即使當初彼此間有再多的不滿與爭執，隨著時間流逝，情緒早已慢慢平復，況且生活依舊要過，同一個村子的人怎麼樣都會見到面，所以所謂的衝突已是「陳年往事」，沒有再提的必要也不願多說。因此，每每碰觸到這樣的話題時，只能坦白告知研究的需要與意義，視受訪者個人主觀判斷願意或不願意說明，由受訪者決定透露多少資訊，研究者可以陳述多少內容，並保證以匿名的方式處理。

3.3.3 公正合理原則

田調的過程中最令人感到無奈的是面對人與人的紛爭，總覺得只要有人，只要牽扯到金錢、利益，到哪裡都會有問題.....。兩次訪談的經驗令人印象深刻，一次訪談茶農的過程中，看起來豪氣千雲的茶農大姊忿忿不平的訴說鄉公所與茶改場的「打壓」，強調生產的辛苦與地方行政資源的不公，聆聽的過程中雖然感受到委屈與怒意，但單方之詞終究過於偏頗，因此研究者在後續與茶改場、鄉公所以及其他茶農進行訪談時，以間接、委婉的方式詢問相關事件，希望盡量還原事件的真實；另一次訪談社造員的經驗亦讓研究者深有所感，澀水社區的社造員是在與社區產生誤會、衝突的情況下離開社區，因此在訪談進行到相關問題時，社造員的情緒變的比較慷慨激昂，對於社區部分居民也有不滿與批評，並希望透過研究者的論文呈現事件始末，讓讀者來評判是非公理，但這樣的期待其實讓研究者備感壓力，只敢承諾會在訪談社區居民及他相關人員後盡量釐清事實，客觀陳述。

田野調查的過程雖然辛苦，但終究有告一段落的時候，上一次離開，雖然不確定還會不會有再進田野的機會與需要，卻也知道，該結束了！！帶著些微不捨的心情回到台北，面對複雜的田野現象，龐大的訪談資料，還有各類的文字報導，開始思索、組織架構怎麼客觀又有意義的描繪關於魚池紅茶及社區營造的故事，建構出第四、五章的研究發現。

